

《敘古千文》與宋代兒童歷史蒙書

楊宇勳

摘要

蒙書的大量出現、當代知名學者參與編撰與取材的多樣化，是宋代兒童歷史教育的特徵。宋代出現了以理學觀點和宣傳理學的童蒙歷史課本，成書較早的是兩宋之交胡寅的《敘古千文》。經由該書的個案研究，我們可以了解蒙書／理學家／教育權力三者互動的關係。在實際教學方面，兒童教育在儒學道德教育與科舉應試有兩難的窘境，既相容也矛盾。透過胡寅生長的背景與時代變局，得知《春秋》家學、理學盛行與靖康之恥對其思想的影響，在《敘古千文》中可以很清楚看到，善惡二元論／嚴夷夏之辨／理學道統為其論旨所在。

關鍵字：宋代、歷史教育、兒童教育、童蒙、蒙書

一、緒言

心理學將幼兒兩歲至性成熟稱為「兒童期」，學齡前學習與接受初等正規教育都在此一時期，許多行為與價值觀在此逐漸成型。若此時未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對個人、家庭與社會都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此時兒童常因調皮搗蛋而惹人厭，愈聰明健康的兒童帶給家人的麻煩就愈多，這點我們在胡寅幼時可以輕易見到。大約一兩歲牙牙學語，五六歲識字習字，語言與習字成效與智商、動機與學習環境有關¹。

宋代是傳統蒙學繁榮時期之一，蒙書的大量出現，知名學者參與蒙書的編撰，蒙書體裁的多樣化與取材範圍的廣泛，是其三大特徵。蒙書所以大量使用，應與宋代的經濟繁榮、印刷術的進步及科舉考試的成熟，有密切的關係。理學的

興盛，許多著名學者急於傳播自己的思想，遂不放過編寫兒童教材的機會，如胡寅、呂祖謙、呂本中、朱熹、陳淳、真德秀與王應麟等人，蒙書不再視為淺陋鄙俗之文，並樹立起一定的權威。同時，宋儒也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與地方公共事務，此種特性與漢唐儒者頗有不同。至於，宋代的蒙書新創的體例則有「歌訣體」與「詠史詩體」。蒙書內容取材的廣泛，自道德教育到歷史典章、人生哲理、詩詞歌賦、宇宙生成、姓氏物名、曆法數學、醫藥常識等，均有涉及²。

回顧宋代兒童教育研究，由於並非史學界的熱門領域，研究者並不算多，研究內容亦多局限於蒙書介紹、小學發展與幼兒教養³，本文試圖透過個案的研究，來呈現南宋歷史類蒙書與兒童教育發展情形。所以會選擇《敘古千文》作題目，借一句學者袁征的話來說：「宋朝出現了用理學觀點解釋歷史和通過講述歷史宣傳理學的童蒙課本，成書較早的是南北宋之交著名理學家胡寅的《敘古千文》。」⁴本文探討的重心置於蒙書與理學家的關係、胡寅的寫作旨趣與教材內容的分析等三方面。

二、蒙書教授時機與歷史教育方針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依蔡京所請，正式命令各州縣官學附設小學。在此之前，朝廷側重中央的太學與地方的州縣官學，僅有少數地方官員在轄區內設立小學。南宋的小學特徵有四：普及於民間、多數小學附設於太學與州縣學內、其創辦與重建多由地方長官主導、經費仰賴於學田或學產收入。官設小學教員原先稱為「教授」，為區別州縣學「教授」之不同，或稱「小學教授」，或「教諭」。小學教員的遴選任用，大致由州縣長官來決定而非朝廷⁵。

以上所論為公立小學，至於私人所創辦的學塾，以教授時間長短而言，有正規與短期兩種，後者供農家子弟十月農忙後入學，上課為冬季的三個月，故稱為「冬學」⁶。正規班以學校的性質而言，可分為村學（又稱私塾、私學、學塾）與義學（義塾）兩種，前為鄉里塾師自辦，後為家族或士人聘請教師教導族內或鄉里貧寒子弟。南宋流行於村學的蒙書，以《雜字》、《百家姓》、《兔園策》、《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與《三字訓》等最為普遍⁷。《雜字》以學習單字為主，簡單通俗，流行於鄉間；《百家姓》以姓氏編纂為主，四字堆砌

而無意義；唐代的《兔園策》與李翰《蒙求》講述歷史典故；南朝梁的周興嗣《千字文》取材廣泛，有若干歷史知識；《太公家教》講述人生哲理；《三字訓》與後世的《三字經》一脈相承⁸。不過，蒙書只是識字的工具，大約在村學的第三年開始讀經書與詩賦選集，課程為識字習字、頌經、吟詩、作對、典故與作文等，以備科舉。課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最終於通曉經史詩三類，尤其是先秦典籍⁹。

至於，官設小學的課程是否包括「蒙書」？經翻查史料，並未有官設小學教授蒙書之記載，教材以五經與詩賦選集為主。然而村學都有，小學應該也有，然須待日後收集資料以佐證。宋代雖然小學與村學都十分發達，還是有些家長親授子弟者，此類以書香門第士人為主。以父親教授為最多，母親為輔，也有祖父母、叔舅或兄長¹⁰。教材多以經史典籍為主，蒙書僅是陪襯。大部份士人的啓蒙教育是在家庭內完成，為「庭學」之一環，士人學童的程度往往比村學來得高些。熊秉真說近世士人的兒童教育常以識字、作對與誦讀經典三項為主¹¹，本文認為宋代尚包括蒙書在內。

蒙書教材當中，以改編四書五經之道德教育一類最多，歷史教材也不少，就筆者所見，如本文所述之《敘古千文》、柳正夫的《兩漢蒙求》、劉珣的《兩漢蒙求》、佚名之《漢臣蒙求》、戴迅的《歷史屬辭》、范鎮的《本朝蒙求》、徐子復的《聖宋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鄭德輿的《歷代蒙求》、陳櫟的《歷代蒙求》、楊簡的《歷代詩》、黃日新的《通鑒韻語》、王殷範的《續蒙求》、葉才老的《和李翰蒙求》、胡宏的《敘古蒙求》、洪邁的《次李翰蒙求》、吳逢道的《大言蒙求》與黃繼善的《史學提要》。其中以《敘古千文》、陳櫟的《歷代蒙求》、《史學提要》流傳最廣。明初朱升將《歷代蒙求》與《史學提要》，加上程端蒙的《性理字訓》與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合稱為「小四書」¹²。嚴格說來，此類歷史蒙書並非真正的歷史教育，讓兒童熟知歷史典故是為了加強其作文的能力與深度，以備科舉應試。胡寅的《敘古千文》雖不是其中流行最廣最久的兒童歷史蒙書，然而卻是宋代最早以理學概念編寫的兒童歷史教材，其中已有濃厚的儒學道統觀，可視為朱熹的先聲，故受其高度的推崇。

三、胡寅《敘古千文》與教育和科舉

容肇祖的《胡寅年譜》一書，對瞭解胡寅（1098-1156）的生平與思想頗有助益¹³。據容氏之年譜，胡寅原為福建建寧崇安人，胡寅生母以家中多男兒，欲溺斃之，從祖母吳氏夢見「大魚躍盆水中」而前去救之，令其子胡安國收養。胡寅「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則盡刻成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成誦，遂為名儒。」我們雖不知道胡寅「悉成誦」的學習動機為何？然確知其幼時曾被其父強迫案前靜坐，將雕刻之好轉為博覽群經。曾經為《敘古千文》作跋的朱熹，幼時亦喜端坐，他極力推崇《敘古千文》，豈非巧合¹⁴？

成年後，入太學，中宣和進士，歷任秘書省校書郎、起居郎、主管江州太平觀、中書舍人、知永州、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為人正直，張邦昌偽立，棄官歸鄉。高宗時復出，為呂頤浩所惡，又貶於江州太平觀。宋金和談之際，上疏反對和談，得罪秦檜與高宗，安置新州。檜死，復官，尋卒，享年五十九。學術淵源，盡得養父之學，又曾學於楊時，楊時為二程弟子。著有《斐然集》、《論語詳說》、《讀史管見》與《崇正辯》等書。

據現存資料，《敘古千文》單行本之刻印至少有四次，最早是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曾為之作跋，弟子黃灝曾為之作注，其注解對了解《敘古千文》幫助很大，《敘古千文》之本有如課本，黃灝注文有如教師手冊。宋理宗淳祐時，同鄉的宋慈分別在衡陽與廣州各刊印一次，已知衡陽本在淳祐六年（1246）刊印，李英昂曾為之作序，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之刊本便是據衡陽本而刻印的¹⁵。由明神宗萬曆年間刊刻的徐天祐《荊門州志》一書，有胡寅的《敘古千文訓荊門童蒙》，可知《敘古千文》為訓示湖南荊門軍學童所作。胡寅雖原籍福建崇安，然而其幼年在荊門渡過，傳其學於故鄉子弟是再適合不過的。

許多兒童啟蒙書籍往往艱澀難懂，《敘古千文》便是其中之一，倘若沒有其弟子黃灝的注解，一般的村學老師在教學上是很難能勝任的。在幼兒無法體會蒙書內涵的情況下，老師通常會要求學生先行將文句硬背下來，等待大一點思想較成熟後，學生自然會領會出其中深意。這種教育方式，顯然是記憶多於思考，即

瑣碎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而非思辯的理論體系。若《敘古千文》的史觀能深入且內化學童的心靈，若干儒家理念勢必成爲他們判斷事情的準的。借用法人傅柯的術語來說，此類灌輸的知識即是教育權的行使，爲宋儒擴大其影響力的方式。透過兒童教育可將儒學教化的權力合理化與正當化，改造並馴服兒童的思考力。本文並無意以套套邏輯來非薄古人，而是指出兒童教育、理學家與教育權三者的相互關係。杜維明便認爲中國哲學思唯重在身體力行，「體知必然能行，且體知之行是實習，是實踐。」¹⁶ 實習並實踐儒家的道德生活才是理學家所想要追求的教育目標，也是理學家積極從事成人與兒童教育的宗旨所在。我們透過《敘古千文》可知胡寅所謂教育即是道德教育，歷史教育也是廣義的道德教育，這點與其他理學家並無不同。

在傳統中國，兒童教育並不完全屬於私人生活範疇(private life)，而涉及公共事務參與(public sphere)之一環，以科舉考試作爲晉昇爲統治階層的工具。因此兒童教育偏向人文學科與智育訓練，特別是古典經書的研讀。爲了加強配合讀書仕進，免做家務，抑制其他行動與興趣的培養，以便全心案前靜坐勤讀古籍，使其精力和心思集中於讀書單一目標下，這是望子成龍的家長教導其子弟的方針，甚至是光宗耀祖家族擴展的策略¹⁷。家庭成爲科舉制度的加工廠，讀書仕進、端坐案前與單一興趣，成爲天賦聰穎子弟的幼年寫照。

理學家相當重視教育，其教育理念不完全是士人精英論者，帶有普及大眾教育的精神。理學的教育方針深深影響後世童蒙教育的發展，理學家所撰寫的蒙書常爲後人幼教奉爲圭臬，以培養具有高度道德情操的士人¹⁸。除了蒙書，許多理學家曾撰寫過通俗淺白的鄉約來教育大眾，雖有「牧民」訓戒規勸的階級意識，然大多以普及儒學於民間爲終生志業，胡寅亦復如斯。不過，在科舉升學主義掛帥下，兒童教育也和其他學校教育同樣面臨兩難的窘境——現實層面的科舉考試與理想的內聖外王。理學教育雖與科舉沒有必然的衝突，然而兩者既有相容也有矛盾。

四、《敘古千文》分析與統計

胡寅承繼父業，《敘古千文》一文澈底發揮胡安國春秋筆法的貶惡揚善、嚴夷夏之辨與正朔大一統，故朱熹曾說他「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李昉英序文也說：「興君昏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異端之正偏。一字森嚴，百世確論。」¹⁹另外，胡寅遭逢靖康之變，對春秋夷夏觀體會更深，其父胡安國注《春秋》的心態很像民國胡三省抗日時注通鑑一樣，父子兩均不願為金人傀儡張邦昌政權服務，他們既是理學思想家也是實踐者。以今日的觀點，我們雖很難接受胡寅黑白善惡二分法的意識型態，我們必須同情瞭解胡寅所處時代的變局。

《敘古千文》仍帶有傳統的階級意識，如「儼垂衣裳，下臣上君」，將上衣下裳比喻成君上臣下。「孝慈友弟，賤卑貴尊」，由家庭倫理的兄友弟恭與父慈子孝，延伸至公共秩序的尊卑貴賤。胡寅在撰寫《敘古千文》之時，宋儒的道統觀雖未完全成型，然已粗具芻胚，以理學家自持的胡寅將道統觀帶入其蒙書是極為正常的。《敘古千文》載：「伋（子思）蹈前軌，軻稟絕識。標示中庸，攘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遺編。……猗與我宋，盡美全懿。塊扎難名，普率純被。喬松（二程）孕秀，顏、孟并轡。私淑諸人，追配洙泗（孔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孟子俱是往聖先賢，他們的足跡與思想是不可動搖權威的來源²⁰。胡寅所建構的儒學道統，後世的朱熹幾乎與之一致，視孔孟與二程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最後，藉著《敘古千文》辭句表，來分析是書內容：

★《敘古千文》辭句分析表：（據《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容肇祖點校本）

序號	辭句	朝代	事件	人物評價	分析
1	太和氣氤，二儀肇分。清濁奠位，乾坤爲門。品物流形，睿哲超群。維河出圖，顯道之原。		宇宙生成與文明誕生		
2	伏羲畫卦，爰始斯文。儼垂衣裳，下臣上君。		伏羲八卦	伏羲●	君尊臣卑
3	軒轅通變，成爲華勳。意誠心正，萬化生身。		始祖黃帝	黃帝●	
4	神禹胼胝，疏濬汨壅。底別九州，拯拔墊昏。實賦包匭，多寡適均。沐浴泳歌，逮今攸遵。	夏	夏禹九州	禹●	不按時間順序，崇揚爲「神禹」
5	棄稷厥初，夙震姜嫄。秬秠糜芑，蕡種耕耘。暨益播食，燔烈糞殖。宇育蒸黎，餘慶茂繁。		棄與益播食	棄●、益●	
6	契掌邦教，修敘彝倫。由己敬敷，丕革頑嚚。孝慈友弟，賤卑貴尊。寬宏悠久，帝風雍醇。		契掌五教	契●	
7	皋陶矢謨，秋殺春溫。欽恤象刑，信順協存。		皋陶掌五刑	皋陶●	
8	共鯀驩苗，封而弗論。		共工、鯀與驩兜治水不力	共工×、鯀×、驩兜×	
9	蠻貊賓服，治俗愈敦。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榮，四序環循。鳥獸咸若，草木殖蕃。簫韶鳳凰，棍繡典墳。		堯舜禪讓	(堯)●、(舜)●	
10	夏承虞禪，杏稱儉勤。啓聽謫訟，付昇後昆。戰甘勦厲，威賞詎煩。	夏	夏朝開創	啓●、有扈氏×	
11	洛汭荒畝，馳聘十旬。御母述戒，祖訓忍聞。羿射擅朝，寒泥又因。戲藏洩禮，少康興綸。	夏	少康中興	(太康)●、后羿×、寒泥×、洩×、豷×、少康●	
12	癸豎令結，鼎遷於殷。湯聘莘畝，伊尹戮力。征徂自葛，畏愛無敵。後來其蘇，鳴條倒載。俾后堯舜，匹夫必獲。	夏、商	商湯革命	桀×、湯●、伊尹●、葛伯×堯舜	前已提及
13	速戾放恣，遂終允德。	商	伊尹放逐太甲	(太甲)×	
14	予翳夢實，武丁恭默。營求郊野，築巖說得。對揚休譽，鬼方是克。	商	武丁與傳說	武丁●、傳說●	
15	總福駿厯，賢主六七。	商	商中晚期賢主		

(續)

16	悼監辛紂，凶矜驕溢。師箕囚奴，忠諫焚炙。	商	紂之無道	紂×、箕子●、 (比干)●	
17	邠岐積累，文謨復赫。重演爻蘇，端木枉席。孚佑緝熙，西顧與宅。	西周	文王經營	文王●	時雖商代，以西周計之
18	肆武觀政，旋鏡麾斥。盟津約誓，附國八百。釣渭非熊，皓首憑弑。殪戎漂杵，祝斷丑歷。	西周	武王伐紂	武王●、 (姜太公)●	
19	嗣王幼冲，且豈履籍。植璧乘圭，金勝納策。管蔡挾戾，往差罪辟。斧斨卒完，繡充斥鳥。	西周	周公東征	成王●、周公●、 管叔×、蔡叔×、 武庚×	
20	康持既盈，囹圄闐寂。	西周	成康之治	康王●	
21	穆毫喜遊，遐鷲簡跡。	西周	穆王喜遊	穆王×	
22	厲仍板蕩，宣績憤揚。側躬厲行，俊髦任職。獫狁侵鎬，徐土驅縶。迅霆暉○，虢虎綿翼。恢復疆境，雅頌諧激。	西周	厲王共和與宣王中興	厲王×、宣王●	
23	平王徙居，俯就裏紉。宗廟黍離，過者閔憫。	春秋	平王東遷	平王×	
24	伯業紛更，周綱竟失。	春秋	春秋五霸		
25	尼父將聖，休明皇極。韃圖莫害，陳皎蔡厄。刪詩定書，繫辭黜索。晚潛奧思，筆削史冊。姚姒以降，斟酌準的。日星炳煥，千古昭則。麟瑞應期，妙感執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	春秋	孔子之學	孔子●、桓魋×	篇幅最多
26	伋陷前軌，軻東絕識。標示中庸，攘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遺編。	戰國	孟距楊墨	子思●、孟子●、 楊朱×、墨子×	子思孟子繼孔子真傳
27	嬴秦訖報，惆悵卜年。烹滅列侯，廢壞井田。雜境簡牘，耽惑佞仙。	秦	秦之一統	(秦始皇)×、 周赧王×	
28	良遇劉祖，嬰頸拘牽。再報仇讎，楚羽戕咽。炎漢開基，規模廣延。	秦、西漢	楚漢相爭	張良●、漢高祖● 、子嬰×、項羽△	成王敗寇，時雖秦代，以西漢計之
29	勃誅產祿，光擁昭直。	西漢	呂氏專政與霍光輔政	周勃●、呂產×、 呂祿×、霍光●、 昭帝△、宣帝△	
30	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巍焉。	西漢	獨尊儒術	董仲舒●	相當推崇董仲舒
31	賊莽竊璽，寇竊殺研。白水龍翔，榮取青氈。變治牧宰，吾奚間然。	新、東漢	王莽篡漢與光武中興	王莽×、 (光武帝)●	稱王莽圖為賊
32	志宏巧馭，奄寺聯翹。黨錮縉紳，催汜兵纏。	東漢	東漢衰微	桓帝×、靈帝×、 李傕×、郭汜×	

(續)

33	許都曹操，鄂保孫權。亮兮翊漢，據蜀當天。	三國	三國鼎立	曹操△、孫權△、諸葛亮●	未言三國正統，然偏蜀
34	司馬欺孤，熾鄰連順。	西晉	西晉興亡	晉武帝×、懷帝×、愍帝×	批司馬家篡魏，未批曹家篡漢
35	導建江表，安摧苻堅。南北判裂，圻甸腥羶。	東晉、南北朝	東晉十六國與南北朝分裂	王導●、謝安●、苻堅×	
36	隋暫混并，煬惡罔悛。	隋	隋之興亡	隋煬帝×	
37	秦王雄視，資受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數錢，外戶不閉。丞輔矜功，鑑亡一魏。玩濟句驪，猶橫壯氣。	唐	貞觀之治	唐太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	
38	化雞遽晨，枝幹披瘁。狄傑扶傾，唐統薦繼。	唐	武周與唐之復辟	武則天×、狄仁傑●	男尊女卑
39	霓曲喧轟，鼙鼓駭沸。臨淮汾陽，汎掃氛翳。	唐	安史之亂	(唐玄宗)×、(李光弼)●、(郭子儀)●	
40	贊斬篡泚，度梟叛濟。	唐	唐之中興	陸贄●、朱泚×、裴度●、吳元濟×	
41	貂璫專命，霜凝冰至。藩鎮交騷，虐悖狂恣。	唐	宦官與藩鎮之亂		
42	魚爛絲棼，吁嗟五季。	五代十國	五代更替		
43	猶與我宋，盡美全懿。缺○難名，普率純被。	宋	宋之建國		
44	喬松孕秀，顏孟並譽。私淑諸人，追配洙泗。	宋	理學發展	(程灝)●、(程頤)●、顏回●	孔孟前已提及
45	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慘刻，朱翟偏蔽。		批判道佛法墨	莊子×、老子×、釋迦牟尼×、申不害×、韓非×楊墨	前已提及
46	璞略考占，黠彭擊刺。篆籀末習，詞章小技。肯涉波瀾，致遠忍泥。探蹟鉤隱，涵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酢經緯。舉此加彼，兼善博施。參乎覆載，可謂大器。		君子不器，君子以大道自任	郭璞△、管輅△、黠布△、彭越△	以儒學為終生志業

(●表正面評價、×負面、△中立或無法判定者)

整理上列分析表，有下面幾種看法：A 詳古略今（另有統計）B 「興君昏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李昂英語）C 成王敗寇（序號 28）D 貶惡揚善（遍布全書）E 夷夏觀（9、14、22、35）F 朝代正統觀（10、11、24、

29、31、35、38、39、40) G 強調中興事蹟(11、22、31、35、40) H 儒學道統觀(25、26、30、44、45、46) I 獨尊儒學(26、30、45、46) J 君尊臣卑(2) K 男尊女卑(38)。其中，胡寅特別強調歷朝的中興事蹟，應與南宋高宗復國江南有關。

以人物而言，共有 103 人，其中趨向正面評價者共 49 人，負面者為 45 人，中立或無法判定者 9 人。由於正反面人物佔絕大部份，且善惡分明，只要讀過該文便很容易感受出來。由於身分多重而不可能作精密界定，然以三類人物最多：帝王、宰相百官與儒者，其中孔子便佔 16 句。值得注意的，秦、新、西晉、北朝、隋與五代十國的人物與朝代評價都是負面的。

★朝代比例表：(四字一句，最後 18 句不列入統計，共 232 句)

時代	遠古	夏	商	西周	東周	秦	西漢	新	東漢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五代十國	宋
句數	48	24	22	36	28	10	8	2	8	10	2	24	2	8
比例	20.7	10.3	9.5	15.5	12.1	4.3	3.4	0.9	3.4	4.3	0.9	10.3	0.9	3.4

以朝代而論，《敘古千文》起自開天闢地，終至宋理學之興，詳古而略今。遠古三代共有 158 句(68.1%)，秦至宋共 74 句(31.9%)，其中以周代最多，共 64 句(27.6%)。可見胡寅確有濃厚的崇古情結，特別是與儒學道統觀有關的句子很多，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神聖化。胡寅雖有堯舜三代為尊的崇古思想，然胡寅亦非退步史觀者，他頗以宋代能復興孔孟正道為榮。「猗與我宋，盡美全懿」並非歌功頌德趙宋王朝，而是發自內心來看待自己所處的時代。

五、結 語

蒙書的大量出現、當代知名學者參與編撰與取材的多樣化，是宋代兒童歷史教育的特徵。據現有資料顯示，胡寅的《敘古千文》是宋代最早以理學觀點寫出的童蒙歷史課本。經由該書的個案研究，讓我們更加瞭解宋代的兒童歷史蒙書的發展。蒙書大多教授於村學及小學的前兩年，後面則以經史詩教學為主，以備科

舉應試，蒙書僅是學子仕進的踏腳石。望子成龍的家長強迫子女案前苦讀群經，抑止其他興趣的培養，以求個人的仕進帶來家族擴展的契機，並可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以鞏固家族的產業與勢力。雖然許多理學家親自編寫兒童教材，儒學道德教育與科舉應試實有其兩難的窘境，既有相容也有矛盾。

《敘古千文》中，已帶有儒學道統觀的芻型，為日後朱熹道統觀的先聲。無可厚非的，胡寅與其他理學家雷同，想藉著蒙書的撰寫來傳播並擴大自己思想的影響力。教育與教材的編寫本身便隱藏著權力的行使，即施教者對受教者擁有一定的思想改造與教化的力量，因此筆者才說蒙書／理學家／教育權力三者之間有其互動的關係。

在《敘古千文》分析表中，我們可以發現胡寅承繼父業的春秋筆法——善惡二元論／嚴夷夏之辨／理學道統。其特重春秋筆法，應與其所處時代的金人南侵與靖康之恥的變局有關。當然，也與其家學淵源及理學發展成熟有密切關係，這三個背景是分析胡寅與《敘古千文》不可或缺的元素，否則不易理解其善惡二元論／嚴夷夏之辨／理學道統的論旨所在。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註 釋

- 1 兒童心理學認為兒童五六歲即能識字習字，以宋代為例，袁燮，《絮齋集·何夫人宣氏墓誌銘》卷21：宣氏「天資穎悟，五六歲時，聞讀書聲，即歷歷成誦，曾不待教。」有些家長望子成龍，更在牙牙學語之際，授予經書，如《宋史·楊億傳》（鼎文新校點本），305/10079：楊億幼時「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
- 2 參考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漢口：湖北教育，1996.10一版），頁83-84。
- 3 如民初的鄭振鐸、翁衍楨與常鏡海，近年台灣的周恩文、李弘祺、熊秉真與劉錚雲等人，與大陸的瞿菊農、柴劍虹、王炳照、熊承滌、袁征、徐梓與陳漢才等人。關於蒙書的個案研究，如陳俊強的〈《十七史蒙求》初探——宋代蒙書教材研究之一〉，《史耘》（台北：師大）1期，1995.9。
- 4 袁征，〈宋代小學的課程和教材〉，《河北學刊》（1991.2），頁74。
- 5 關於宋代小學教職員，可以參考趙鐵寒，〈宋代的州縣教育〉，《宋史研究集·第二輯》（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李弘祺，〈宋代地方學校職事考〉，《史學評論》八期（台北：華世），頁223-241；周恩文，〈宋代兒童的生活與教育〉（台北：師

大書苑，1996.3 初版），頁 97-117。三人對教職均有深入的研究，然有些疑點尚待釐清，筆者將發表另文說明之。

- 6 《陸放翁全集·劍南詩稿·秋日郊居》（世界書局 1936 年本）兩首：「社近兒童喜欲顛，半醉半醒村夫子。」可知社里便有村學，或稱冬學。「兒童冬學鬧比鄰，據索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見人。」注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
- 7 《陸放翁全集·劍南詩稿·秋日郊居》注云：「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陸游另一首《予不專不工書故硯筆墨皆取具而作詩自嘲》云：「先生依靈時，教以《兔園冊》。」方岳，《秋崖小稿鈔·獨立》：「村夫子挾《兔園策》，教是黃鸝解讀書。能認《蒙求》中一句，百般嬌妣可憐渠。」村夫子即是村學老師。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楊宰次郎裝》：「英挾《兔園策》，間收魚漁租。」趙汝錡，《野谷詩稿·憩農家》：「群兒窗下讀，《千字文》、《蒙求》。」《項氏家說·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
- 8 劉錚雲與王鳳真，《從「急救篇」到「三、百、千、千」——淺談傳統童蒙歷史教育》，《歷史月刊》3 期，頁 56-64。
- 9 袁征，前引文，頁 74。
- 10 《宋史·陳堯佐傳》，284/9583：「少好學，父授諸子經。」袁燮，《絜齋集·太夫人戴氏壙誌》（叢書集成本）卷 21：戴氏幼時「聰明靜專，柔嘉孝謹，可教也，（父）授以諸經。」秦觀，《淮海集·秋日三首》（上海古籍徐培均注本）卷 10：「飲罷呼兒課楚辭。」此為父親教授。《絜齋集·何夫人宣氏墓誌銘》卷 21：「二子能言，（宣氏）授以《論語》、《孟子》。」蘇舜欽，《蘇學士集·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四部叢刊本）卷 15：王旦之女，韓琦繼室王氏，「諸子皆幼，夫人課以《詩》、《書》，日使誦習。」陸游，《陸放翁全集渭南文集·楊夫人墓誌銘》卷 34：鞏氏早寡，其子「伯始學步，踉蹌不踰闕。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為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顧夫人墓誌銘》（四部叢刊本）卷 73：蔣重珍母「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重珍。有關於孝義，則仲而複之。」《宋史·楊德傳》，305/10079：「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此為母親之教。《宋史·崔遵度傳》，441/13062：「七歲，授經於叔父憲授以經，並曾以《春秋》編年、《史記》、《漢書》紀傳之例，問於憲。」此為叔父。
- 11 參考氏著，《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6），頁 2180。
- 12 參考徐梓，前引書，頁 83-233。關於歷史蒙書，本文尚未將春秋左傳一類列入，如楊彥

齡的《左氏蒙求》、王鄒彥的《春秋蒙求》、李浹的《左氏廣誨蒙》、王舜俞的《左氏蒙求》與文濟道的《左氏綱領》等。

- 13 見中華書局出版的《崇正辯·斐然集》附錄一，原始資料則可參考周密《齊東野語》與《宋史·胡寅傳》，本文有關胡寅生平敘述多參考此三書，不再累註，容肇祖對兩書所誤多加考證，如考訂胡寅卒年為紹興二十六年，救胡寅者為其生父之孀孀吳氏，即胡安國之母。胡寅原為安國的從姪子，三十九歲才由劉勉之與養父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其後，似乎對其生母欲溺斃他頗感遺憾，而未服喪於生母，被政敵秦檜論劾罷官。
- 14 《宋史·朱熹傳》，129/12751：「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 15 見《敘古千文》粵雅堂本之朱熹跋、李昂英書與伍崇曜跋。朱熹跋亦見於《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81，李昂英書亦見《文溪集》（文淵閣四庫本）卷4。前面兩本文集文詞與粵雅堂本略有出入，本文所引以文集為主。另外，據《後村先生大全集·宋經略墓誌銘》（四部叢刊本）與《宋史翼·宋慈傳》（鼎文書局影印本），載宋慈卒於淳祐六年，前本同文又云：「會陳（韡）公以元樞來見（湖南）大閩兼制西廣，辟公（宋慈）參謀。」再查同書之《忠肅公陳觀文神道碑》、《宋史·理宗紀三》與《宋史·陳韡傳》，均曰陳韡任湖南安撫大使任期為淳祐七年至九年，顯然宋慈卒年有誤。清代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據《福建通志》，認為淳祐六年實為九年之誤，大陸學者宋大仁與廖育群均從此說，見姜麗蓉注宋慈的《洗冤集錄》（瀋陽：遼寧教育，1996.8一版），頁1。
- 16 參考氏著，《身體與體知》，《當代》35期，1989.3.1，頁50。
- 17 熊秉真，前引文，頁201-203。
- 18 熊秉真，前引文，頁205-206。
- 19 胡安國注《春秋》之學，本文參考蔡仁厚，《宋明理學·南宋篇》（台北：學生，1983.9增訂再版），頁11-14。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宋代篇下》（台北：學生，1984.1增訂重版），頁563-584。侯外廬等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1984.4一版），頁224-247。朱熹跋見《朱文公文集》卷81，李昂英書見《文溪集》卷4。李昂英曾因徐元杰案而論劾史嵩之，道德意識頗強，見拙著，《南宋理宗中、晚期的政爭》（台南：成大碩士論文，1991.6），頁58-64。
- 20 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認為中國社會的權威來源是祖先，政治上則是君主。見《中國歷史的特質》，《歷史月刊》3期，1988.2.1，頁94-96。筆者認為儒家思想權威的來源為孔孟等先聖，應是合理的論述。